

經籍門書

周書

虞書

雜辨

夏書

商書

羣書考索續集

卷四之五



群書考索卷之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書類

書序之難信三條

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時文字只似後漢末人。書序無證據。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小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作文文集

書序於孔子

陸曰書者起五帝之末後三皇之經本帝王之號今古史所記孔子刪錄斷自唐虞下訖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而為之序及秦禁學孔子之孫壁藏之漢興濟南伏勝口所傳授於晁錯是曰今文尚者

上也以其上古之書故謂之尚書或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

序釋文
辨孔子序書獨詳

六經成於孔子者四其書獨載五代之遺言尤詳於他經雖遭秦火之餘所亡者幾半而其僅存者猶以厭觀古昔如堯舜之禪遜湯武之放伐臯陶大禹之謨伊尹周公之事張兵息民之本立賢任相之方以至君臣之優劣政事之繁簡風俗之厚薄辭旨之淵深熟閱而審思之莫不畢見於此故學者欲觀帝王之迹在書為最備焉

序書義例不同

正義曰此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書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所由直云咎陶作明居伊尹作成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舊作九共九篇彙錄

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與大禹謨臯陶謨益稷謨夏社疑至臣扈伊訓建命祖后太甲三篇盤庚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其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二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十三即百篇也

古文傳於伏生

孔曰儒林傳孝文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年已九十有餘於是詔太常使掌故臣晁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既以教於齊魯之間按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晁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

辨書非伏生改易

書學不同非伏生之由也衛敬仲曰晁錯受書於生生使其女傳之

齊音難曉錯不識者十二三僅以其意點定而已而余以為非生之由何也蓋古人傳授點定大義則意見義通無俟乎訓詁之末也生嘗煨燼之餘授書於人其所誦者傳之其所志者闕之於大義既末有害而盤詰聲牙自是書之本體亦非生所改易也典謨貢範同出於生而明白坦亮如彼獨盤詰有艱深焉則其書之所以艱深非齊音使然而世儒之所以疑生者皆非其實也

本文讀於安國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其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宮傳本諸儒不見孔傳

孔曰按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

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外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外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四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

鄭玄不見古文

孔曰鄭玄注書序舜典云入叢伐迷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膠又

注旅藝云藝讀曰毫謂是道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
見在而云云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
科斗定為隸古

孔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失是古人所
為故名古文形多頭象尾細狀腹團圓以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
古文經秦不用孔君以人無能知識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較起發
考論古文之義定其可知者之古文內定可知識者為隸古定不言就
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用伏生書外亦考之不徒伏生書內而
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
曰隸古孔氏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蒼頡舊體孔子壁中書也

隸古不行於世

歐陽曰聿原於號今而本之史官孔子刪為百篇斷堯訖秦序其作意
遭秦之故孔子末孫惠為濟南伏勝各藏其本於家漢楚之際失其所
藏但口以傳授勝既毫昏乃繆合三十四篇為二十九歐陽夏侯之徒

皆學之寫以漢世文字號今文尚書至武帝孔惠之書始出屋壁百篇
皆在而半已磨滅又皆科斗文字惠孫安國以隸古定之得五十八篇
為之作傳號古之尚書至陳隋之間伏生之學廢絕而孔傳獨行先時
孔傳亡其舜典至梅頤乃以王肅所注伏生舜典足其篇至唐李明不
喜隸古更以今文行于世廬陵

頤達得罪於經

或曰安國之傳頤達之正義其有功於書信矣敢問傳義之中果盡得
聖人之意而無失乎否也曰二子之於書其所得固多其失亦有之如
安國以四嶽為四人以傳說板築為胥靡之類世共知其為非矣而頤
達之陋不專在於解釋之間正在於引識諱之書以亂經也識諱之書
出於漢哀平之間迂闊怪妄引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及後以證經則
是以經為不足信而以識諱為可信也就二子而較之頤達得罪於經
多矣

何以獨名為書

正義曰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經

書何人加尚字

正義曰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似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辨鄭玄謂孔子所加

鄭氏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夫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諱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及尊而命之曰尚書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

辨安國信伏生所加

言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

尚書各義不同

孔曰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恆群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存言以聲章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拖機鈴云書者舒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釋名云書者度也以記度物又為著言之得彰著也

尚書體例有十

正義曰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秦誓三篇湯誓魯誓秦誓八篇

尚書體例有十

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
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罔命文侯之命
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名隨事而言也

辨立篇名無體例

益稷以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
訓之類盤庚亦誥也致王肅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助非但錄其
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達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奔告于
受亦誥也武成云失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成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
體祝以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
逸戒王亦誥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公上告於下亦誥
也君陳君牙與畢命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
因事而立既元體例隨便為文

尚書篇數存亡

書始百篇今其存者五十有九就而攷之虞之書存者有二典三謨是

也其亡者十有一舊作九共稟厥是也夏之書存者有四禹貢其誓五
子之歌嗣征是也其亡者不得而知也商之書存者十有七湯誓仲虺
之誥湯誥伊尹訓太甲咸有一德盤庚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
是也故亡者有二十帝告鞏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
居沃丁咸乂伊陟顧命仲丁河亶甲祖乙是也周之書存者三十有二
太誓牧誓武成洪範旅獒金縢大誥微子之命康誥梓材召誥洛誥多
士無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陳顧命康王之誥畢命君牙
景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是也其亡者有八分器旅業命歸禾嘉
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氏之命亳姑是也又其一則夫子之序也今以
亡失之三十九篇而合具存之五十九篇是百篇之中猶有二篇之不
可見也孔安國嘗以典謨訓誥誓命之六體而盡此五十八篇之例至
穎達則廣其說加貢歌征範而為十是果得以盡其體乎余切以謂安
國之說固失之踈畧而穎達雖若有得然不著其義用又未為全得也
尚書百篇次序

孔曰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亳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詰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

傳授傳注之作

孔曰勲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生於周室末葉煩亂而剪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五代書總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辨同理經典共積薪俱燦漢氏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經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是遺巫蠱逐寢而不用暨及魏晉方始稍與故焉鄭

諸儒莫覩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今雖然早出晚始得行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蔡大寶巢樹費彪顏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詁釋注文義皆淺畧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畢彼前儒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炫嫌焯之煩雜從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而若過華義既無義文又非文此乃炫之所失未為得也

辨傳義有力於書

伏生以書教授齊魯之間後傳而為歐陽大小夏侯之三家漢世立之學官是以謂今文書也然其偽妄甚多不可據信唯安國之書得於孔壁是古文舊典也安國為傳既成而值巫蠱之事不克立之學官止傳人間亦不彰著故趙岐杜預注解左氏孟子所引皆云逸書彼實見今文而不見孔傳爾逮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頤始得而獻于朝孔傳因以大顯至唐傳孔頴達為正義以翼之而孔傳益詳明

堯舜禹湯名證

可攷前代遺文得傳至今者非二子之力哉

陳曰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為謚其說皆無據觀大禹謚序言大禹臯陶益稷則臯陶益稷皆名也觀師錫帝曰虞舜帝亦曰格汝舜又曰來禹又曰咨禹曰棄曰契曰臯陶曰咨垂曰咨益例以名命之則堯舜不得不為名也舜禹為名則堯亦名也唯論語曰予小子履說者謂履為湯名履為名則湯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乙將為王改名履又曰名履字天乙此皆不可知不可知者餘請缺之其可知者據書而言則舜禹宜為名舜禹既為名是堯亦名也典者常也經者法也言其辭則雅正言其體則簡要與謨訓誥誓命不同矣

虞夏之書同

孔曰按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按鄭序以為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

左氏以虞書為夏

正義曰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嘗於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商末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

虞書

堯典為虞書

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

辨二典若出一體

堯在位堯之書未作堯禪舜然後有堯之書舜在位舜之書未作舜禪禹然後有舜之書大抵其書皆出於後世故堯雖在唐而堯典則曰虞書至舜典而下當出夏時乃曰虞書非史氏之舊也孔子序正

之也春秋之君臣引大禹皋陶謨益稷之言見於左氏傳者皆曰夏書此史氏之舊也孔子序舜典而下謂十有五篇之書皆舜一代之制作欲因其舊而為夏書則夏時事有出於商史者遽曰商書商時事有出於周史者遽曰周書如此則名代遷易而言不順矣宜乎孔子正舜典而下十有五篇題以虞書也然則既正舜典為虞書曷不曰唐書乎蓋堯舜二帝常相終始堯典載舜有鰥在下之言舜典載堯受終之事孔子序堯典亦曰遜于虞舜序舜典亦曰堯聞之聰明相為終始若出一體故孔子因其舊曰虞書可以無嫌也一因一革聖人無容心焉順乎自然而已

堯德兼言文思

孔曰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惠兼於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

行事故矣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

舜德止言聰明

孔曰舜典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

義和重黎之後

正義曰顓帝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育重黎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義和為重黎之後世掌天地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揚子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義和為二事也故呂刑傳云重即義也黎即和也義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

義和象中星定四時

正義曰義和氏敬順昊天之神曆此法家其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遠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數以為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乎人以天時之早晚其總為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總

自更別序之堯命羲仲居嵎夷之地主東方耕作之事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又重命羲叔居南方與東交主南方化育之事於日正長晝漏最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夏之氣節又分命和仲居昧真之谷主西方成物之事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又重命和叔居幽都之地治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天時之候調正仲冬之氣節以此氣曆告時受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助皆廣也

寅賓賓饒之別

孔曰寅敬釋詁云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為導也遺行飲酒謂之饒為遺也尊者引前之言遺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遺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酉於財萬物成熟則收歛助天成物以此而從遺入日也

帝堯舉舜之意

正義曰俞然釋言文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迅四嶽令衆舉薦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群臣舉於側陋上下交懷務在服人孔子曰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也

辨試舜欲服人心

陳曰堯舜之相知不在於言語物色之間而其舉舜也考之以四嶽觀之以二女又試之以諸難是何知舜之心由有未盡乎古者爵人於朝猶曰與衆共之况舉天下而授之匹夫不求先有服天下之心則安得天下無異哉

舜典紀事不相屬

按堯典命鯀以治水而其功不成舜遂殛鯀而以禹代之當舜攝位之初巡行四方各至乎方嶽之下使是時洪水未平則其禮豈可得而講

若巡狩之禮講於洪水既平之後則鯀之死蓋已久矣今作書者於舜
典受終文祖之後先言其朝諸侯考制度肇十有二州十有二山濬川
然後及於欽恤用刑之事而以誅四凶之事繼之何其所紀舜事之先
後乃如是之不相屬乎此其可疑者也

命官脫簡重出

舜之命九官也各相遜於朝命禹則遜于稷契皋陶命夷則遜于夔龍
命益則遜于朱虎熊羆命垂則遜于及斨伯與若棄若契若皋陶若龍
皆未嘗言己之功獨命夔典樂而夔則自言其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之
効乃與上文不類及讀益稷篇則又有此文載於其間豈有脫簡之重
出乎此其可疑者也

協時月同律度

正義曰周禮太史云正歲年頒告朔於邦國則節氣晦朔皆天子頒之
猶恐諸侯國異或不齊同故因巡守而合和之世本云容成作曆大桡
作甲子二人皆黃帝之臣蓋自黃帝已來始用甲子紀日每六十日而

甲子一周史記稱紂為長夜之飲忘其日辰恐諸侯或有此之類故須
合日之甲乙也時也月也日也三者皆當勘檢諸國使齊一也律者候
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故曰律法制也度有丈尺量有
斛斗衡有斤兩皆均同之時月言協自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
與他月和合故言協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之所用恐
不齊同故言同因事宜而變名耳

舜五載一巡守

陳曰前言歲二月東巡守五月南巡守八月西巡守十有一月北巡守
非謂之徧歷四嶽也但五歲之間以一巡守為率爾

舜命官或遜或不

觀舜命伯禹伯夷蓋出於咨四嶽而後衆舉之命垂命益蓋出於疇若
予上下草木鳥獸而後衆人舉之衆舉而後命之故四人者不可不遜
以盡其禮也蓋大臣之事君也非其君之心素許之則不膺爵而就故
也至於命稷契皋陶夔然皆出於舜意而不出於疇咨豈非五臣任使

之方舜嘗素熟於胸中故自任之事而無疑焉五臣受之而不必遜可也

舜咨二十二人

自詢于四嶽十有三牧與夫九官之命則所咨者凡二十有五人及總其人而戒教之乃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或謂四嶽為一人併九官十二牧則為二十有二也然堯典有咨四嶽之文而僉曰為對是豈可指四嶽為一人哉或謂稷契臯陶皆申命故不復載戒之然稷契臯陶之為申命固也四嶽十二牧亦豈非申命者哉何其又預於戒教之數乎凡是者皆申之而不得其說此其可疑者也

九共當為九丘

陳曰或曰九共即九丘也孔安國定諫古字不知丘字與共字類遂說為九共而謂孔子述職方而除九丘且職方氏周官一官之職爾周官作之孔子如何述之要知書未有一名而九篇者一名而有九篇必其經世之尤著者也釐理也居方所以居處一方之事也。方設居方者

蓋四方風土不同而聖人所以居處其方者亦異別其生分其類其書載於汨作者一必其釐治下土之大畧也載於九丘者九別其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之精微也其篇有九蓋州有九焉或曰舜之時肇十有二州矣如之何尚九也曰幽州并州本與兗州同營州本與青州同其外域廣大故聖又分之若夫情性則九而已

辨書以傳多而誤

蓋書自燔滅之後殘缺不全漢之世有伏生口傳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孔安國合之為五十八篇是為古文尚書凡今書之文有聲牙艱深而難曉者則皆伏生口傳之書也有坦然明白之易曉者則皆孔壁續出之書也而舜典之書則實伏生口傳之書已非聖人之真本矣又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孔安國未及奏上值巫蠱事起經籍道息而其本雖絕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頤雖得其本以獻而獨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人姚興方於大衍市得其書而奏之當時舉朝集議皆以為非迨隋開皇中學士劉炫乃取之而列於篇第故唐劉

考索續集卷之四
知幾作史通謂今人所習尚書舜典無出於姚氏焉亦嘆其傳者之不能無汨也

辨儒者當缺疑

嗚呼字經三寫焉焉成焉自秦之漢而書乃得於伏生之傳又自漢至晉而書乃出於梅頤之所獻又自晉至於齊而舜典一篇乃得於大街市中又自齊而至于隋而舜典一篇乃得列諸篇第此豈特字經三寫而已哉則其簡編之差誤事辭之失次亦其勢然也今儒者不究其所以然之故乃欲於脫簡之中附會以為之說吾見其益惑矣然則如之何曰當以孔子多聞闕疑之言而求之則可

三謨何以不稱典

序曰少昊顓帝高辛唐虞之書言常道也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何也蓋典者帝帝之常道謨者人臣之嘉言言二典所載皆堯舜所行之事可以為萬世法者也至於禹皋陶益稷所載皆一時廟堂之上至誠相與獻替之

嘉言比於帝者之制固不侔矣以其曰臣者直言皆稱謨而不稱典也疏氏以為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得之矣

序禹謨曷先皋陶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凡三篇○正義曰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其篇也以此

禹謨何以加大字

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皋陶同為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矣

舜禹臯陶稱稽古

孔曰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為典大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為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稽古為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以為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為君也顧氏亦同此解臯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益稷何以不稱謨

觀篇次始終文勢本無益稷之一篇後儒為之爾其文義相連皆帝與禹臯陶之言而不見有益稷所謨之言也雖下文有暨益暨稷之文亦非帝之與言益謨為之謨乃禹稱此二篇爾以是知其舊無有也往往出於後儒以篇次之長而又泥暨益暨稷之文分而目之以益稷也

辨禹益稷事出一體

陳曰二典史官勒成畧備堯舜之終始至大禹臯陶謨益稷則聖賢

為經國之遠圖雖關百聖而可行也益稷獨不得為謨者大抵禹臯陶益稷之事皆出一體禹曰暨益暨稷食又曰暨稷暨稷食鮮食則事出一體可知矣

夏書

禹貢於夏書首

正義曰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禹貢序不言作

孔曰諸序皆言作其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未言貢篇名足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二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畧之也

禹貢治水順五行

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後於梁雍所謂蠶倫攸叙者此也與繇之舊陳五行相去遠矣

五服遠近差等

正義曰甸侯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慎職掌分定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稅尤多故每於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較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

殺侯主為斥侯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同是斥侯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為差等也

辨貢文示畧外之義

禹之治水東及桑牧西及崑夷可以及皮卉服之夷其蹟遠矣至其弼成五服以王畿千五百里之要為要荒與患難之時急其憂平成之後從其便此孟子所謂以四海為壑也作禹貢者知之九川之域既載治水之所及五服之內復明王化之所止後世不能知之夷狄羈縻皆入中國圖籍則禹貢之書又所以示王者略外之文也

五服貢賦之差

王畿千里千里之內皆為天子治田而納其貢賦者也賦以遠近為差一差為一等自一而言之五等五百里納經宜在五百里之下文互誤也何以言之總者總藁穗也結者藁也為天子治田無止納藁結之理說者謂并穗而納則與納總何異乎哉蓋總為芻秣之用結為藁結之設禮器管箴之安藁韎之設則結者施之為席也施之為籍必藁之柔

朝者大抵禾之種不一惟柔韌者可以為席則賦之其餘則否此納結所以輕於納總也三百里納結則去其葉而納其穗四百里則又畧穗而納粟五百里則又脫粟而納米其納愈遠其賦愈輕是以知納經納結之簡互誤也

群書考索卷之四

群書考索卷之五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王刊行



。經籍門

商書

湯誓何以稱王曰

孔曰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

辨作書者以王稱

陳曰湯由七十里起順四方後后之心以伐夏救民鳴條之野不自王也孔安國謂桀為一夫而自稱王必無是理使當諸侯欲王湯耶則克夏之後諸侯自王之矣使諸侯不欲王湯則朝覲不至貢賦不

入雖遽稱王亦無益也要知作書者追述之爾說者又引武王稱有道曾孫周王殊不知泰誓言予小子發至武成之書史文其言以記其成功爾

盤庚何以不言誥

正義曰盤庚三篇皆以民不樂遷問解民意告以不遷之害遷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遷時事下篇既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民心故其辭尤切中篇民心少悟故其辭稍緩下篇民既從遷故辭復益緩哀十一年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則此篇皆誥辭也題篇不曰盤庚誥者王肅云取其從而立功故但以盤庚各篇然仲丁祖乙河亶甲等皆以王名篇則史意異耳

太甲元年之疑

程正叔曰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太甲得立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故伊尹立之非謂六年之間太甲方立也

高宗曷任傳說

陳曰學者言治亂之應一槩之以人事而不繫於天道此固然也然不知天道人事初非異端有能一本之以致誠則人事至而天道得矣夫高宗舉天下之政而授之版築之夫此事之所未有者也然高宗恭默致誠神交於天天有所授亦無不可况高宗之舉于其盤遊于荒野宅于河服勞于外以同小人之役當時風俗之利病人材之賢否在高宗必能知之使傳說而不賢則已傳說而賢高宗必得其詳矣得其詳於聲聞之交而方其夢於形容之間此所以一見而置諸左右也

說命出於漢後

說命之書疑出於漢之後也觀孟子舉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今以說命觀之辭皆然也而趙岐於注乃云書逸篇也趙岐猶以說命之書為逸篇則出於漢之後可知矣

伐黎之年不同

正義曰鄭元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邪三年

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邢伐密須伐大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此成得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矣
微子誥不言作

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凡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收此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

周書

泰誓非伏生所傳

孔曰按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而書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附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

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寔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禮記

辨遷史已得泰誓

孔曰按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宏云宣帝太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所出也

辨泰誓以古文為真

孔曰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班固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

武成非述作之體

正義曰此篇叙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叙伐殷王反及諸侯大集於王言發端也自王若

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
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蓋王自陳
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往伐殺紂入啟都布政之事無作
神蓋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

辨諸儒疑武成之非

疑武成之誤者古今之常說也孔穎達曰此篇叙事多而王言少其
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無作神蓋當有其辭今無其語是言
尚未訖簡篇斷絕也自漢以來豈惟穎達疑之耶將為之疏義故說
行於世也近世王氏程氏之徒莫不疑之人自為斷家自為讀而卒
無定論烏乎書之不幸出於口授壁藏孔安國定其可知者五十有
九篇曰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然則五十九篇既定之後豈無錯
繆也哉蓋亦有之矣若夫武成之書則似顛倒錯亂然深究其旨寔
未嘗錯誤也武成者武王伐紂之功已成識其政事之書皆史官記
武王征伐及其歸周所行之事此與堯典舜典周命之書體同孔氏

乃疑其序事多而王言少且據左氏無作神蓋以下皆有其辭此獨
無文何拘之甚邪王氏則離析其章句以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即
繼以乃反商政夫繼上言先王之勤勞文王之未集大統武王方承
厥志經以底商之罪此其辭理是順無其承厥志以下不言代商罪
遽謂反商政則其語無倫世之學者惟患武成之失次及其離而讀
之反以無倫可乎

武成一篇之旨

武成一書惟知古人作書之體者乃知其無誤也武王既勝商歸豐史
官雜記其事首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此則記其始往伐商之時也繼以厥四月我生明王來自商至于
豐乃偃武備武以下此則記其克商還周之時也既述其往又記其歸
此其記史之總目也即載其命冢君百官之辭告皇天后土所過山川
之言至無作神蓋述武王往伐之時有此言爾述武王之言已盡乃曰
既戊午師逾孟津此史官卒言其勝商之事爾至于封墓式閭散財發

粟皆謂天下已定行之雖若不相倫續蓋相雜記其政事無害作書之體也以此月既生魄乃序其歸周之後既戊午重述其伐商之時不得於戊午繼四月生魄為疑也學者反復深思之理可見也

辨疑武成當如孟子

或曰孟子之於武成固盡信之矣豈得無所疑乎曰孟子將疑其仁人伐罪不至於流血漂杵爾孟子雖疑其理之或非未嘗疑其文之錯誤後人疑武成當如孟子而後為知書也

天湯禹為洪範

正義曰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九類各有文字即是書也而云天乃錫禹知此天與禹者即是洛書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為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先達并為此說龜負洛書經無其事中候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以文武受圖書之事皆云龜負書經候之書不知誰作通人討覈謂偽也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故孔以九類天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從一

而至於九禹見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類法也

辨洪範不本於洛書

洛書之為物果如後世所傳一六畫北二七畫南者乎則其數有位而無文禹安知其一為五行二為五事也果如先儒所傳自五行至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乎則其書有凡而無目禹安知其五事之為視聽言貌思八政之為食貨祀司徒司空也若以為終篇皆出洛書則上天之言又不應如是之繁悉也天人交感理誠有之其所以諄諄者特誘發人之智慮所未悟爾其已知已行則未嘗及也今九疇之中所謂卜筮者伏羲已兆之所謂曆數者黃帝已發之所謂司徒司空者堯舜已官之是無待乎洛書而後禹知之也則洪範之不本於洛書審矣

洪範皇極

皇者君也極者至中之標

洛書之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安國訓皇極為大中而後之諸儒莫有以為非者予嘗考之皇考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

義標準之名嘗在物之中夫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望極為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並失之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他但於洪範之文易皇以大易極以中而讀之則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之屬為何等語乎故予竊獨以為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也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備其身以為天下至極之標準則天下之事固莫不協於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不觀於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謂皇極者也是其見於經者位置法象蓋皆本於洛書之文其得名則與夫天極屋極民極者皆取居中而取極之意初非指中為極也則又安得以是而訓之哉曰皇建其有極者言之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曰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而於五行焉得其性於五事焉得其理則固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則是布此福而與民也曰惟時厥廢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準而從其化則是以此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天下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者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法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者言君既立極於上而民之從化或有遲速深淺之不同則其有謀為操守者固當念之而不忘其不能盡從而末抵於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者言人有能華面而以好德自名雖未必出中心之實亦當教以修身求福之道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曰無虐筮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為有為使蓋其行而邦其昌者言君之於民不當問其貴賤強弱而皆欲其有以進德故其有才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而後國可賴以興也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者言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而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有顧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而

不復更有好德之心矣至此而後始欲告之以修身求福之說則已緩不及事而其起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不同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立極於上者至嚴至正而所以接引於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趨於此者遲速真偽才德高下有萬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矜憐撫奄懇惻周盡未嘗不一也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言民皆不溺於己之私以從夫上之化而歸會于至極之標準也折而言之則偏陂好惡以其生於心者言也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者言人君以身為表而布命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一皆循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言民於君之所命能視以為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者言能建其有極所以有作民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建立標準子育元元而履天下之極尊矣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其大指蓋如此雖其奧雅深微或非淺聞所能窺測然試嘗以是讀之則亦以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者但先儒昧於訓義之實且未嘗講於人君修身求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辭多為含洪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為所謂中者不過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既與無過不及之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以毫釐差者又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今以誤認之中為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則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皆是物也彼其是非雜糅賢不肖混殺方且昏亂陵夷之不暇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吾意如此而或者疑之以為經言無偏無陂無作好惡則所謂極者豈不實有取乎得中之義而所謂中者豈不真為無所去就憎愛之意乎吾應之曰無偏無陂者不以私意而有所去就耳然曰遵王之義則其去惡而從善未嘗不力

也無作好惡者不以私而自為憎愛耳然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則其好善而惡惡固未嘗不明也是豈但有包容漫無分別之謂又况經文所謂王義王道王路者乃為皇建有極之體而所謂無所偏陂反側者自為民歸有極之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邪必若子言吾恐天之所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心之說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汙之見雖欲深體而力行之是乃所以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將何以立大本而序彙倫哉

皇極為至極

大君居中有至極之德而後能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

三曰皇極之為至極何也予應之曰人君中天下而立四方面向而觀仰之者至此輻輳於此而皆極焉自東而望者不能過此而西也自西而望者不能踰此而東也以孝言之則天下之孝至此無以加以第言之則天下之弟至此而無以過此人君之位之德所以為天下之至極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故惟曰聰明睿智首出庶物如所謂天下一人而已者然後有以獲之而不攻豈曰含容寬裕一德之偏而足以

當之哉又曰人君以眇然之身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脩其身厚八政以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向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焉語其要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推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

文集

九疇次序之義

孔曰自初一日已下至此六極已上皆禹所第也禹為此次者蓋以五行世所行用是諸事之本故五行為初也發見於人則為五事故五事為二也正身而後及人施人乃名為政故八政為三也施人之政用天之道故五紀為四也順天布政則得大中故皇極為五也欲求大中隨

德是任政三德為六也政雖任德事必有疑故稽疑為七也行事在於
政得失在於天故度微為八也天監在下善惡必報休咎驗於時氣禍
福加於人身故五初六極為九也皇極居中者總包上下故皇極傳云
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是也福極慶末者顏氏云前八
事俱得五福歸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慶末也
九疇以五行為首

夫箕子之言九疇自五行至五福六極固不能無先後緩急之序首以
五行者以天生五材闕一不可一日而無五行則人不能以自生何暇
論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以至五福六極乎故曰絲淫洪水汨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言九疇始於五行五行本於水水性失則五
行汨亂五行之性失則九疇無序矣謂九疇以五行為重可也而謂九
疇皆配合於五行則非也

向歆傳洪範之非

蘇曰或曰古人言洪範又莫深於歆向之傳吾嘗學而得之矣今觀子

之論子其未之學邪何遽反之也子之論曰皇極裁節五事其建為三
事之得失傳則擬五事而言之其咎其罰其極與五事此非所以裁節
五事也子又曰皇極建則五福應皇極不建則六極應傳則條福極而
配之與貌與言與視與聽與思與皇極又非皇極兼獲福極也然則劉
之傳子之論孰得乎曰爾以箕子之知洪範與歆向之知孰愈必曰箕
子之知愈也則吾從之彼歆向拂其意矣吾復何取

辨蘇論感於劉傳

近世蘇子知劉氏之失立論以非之是矣而其自為說則又以理五
行資五事正五事賴於皇極五行包羅九疇者也五事檢節五行者
也皇極裁節五事者也此亦不可也五行之用特急於九疇何以能
包羅九疇乎五事之在人無與於五行何以能裁節五行乎皇極之
道凡天下事皆欲歸之八政三德之類亦然豈惟裁節五事而已哉
乃欲以一治三以三治九以九治五十以五十治百未見其可也且
謂皇極之建凡九疇皆序亦可矣若皇極之不建吾不知木何以不

曲直金何以不從華土何以不稼穡至於六極之中生而抱病謂之
疾狀貌醜陋謂之惡勢力孤寡謂之弱此皆出於天命非人所為也
今以皇極不建五事不當五行不順乃使人疾使人惡使人弱者有
是理乎故夫蘇子之論正與五行傳辨而未免五行傳之惑也誠使
劉氏之傳舉而焚之不為後儒惑則九疇之義昭昭矣

福極合為一疇

陳曰五福六極合為一疇蓋可知矣八疇皆得則五福應八疇皆失則
六極應劉向以福極分應主事而五行廢徵皆以類合不知聖人立論
不如是也况六極者五極之反也五福曰壽曰考終命而六極以凶短
折之一極反之五福曰攸好德而六極以惡之一極反之五福曰富而
六極以貧之一極反之或以一極反二福或以三極反一福若之何離
而為五以配五事顧弱之極無所繫也又以皇之不極附之為六漢儒
之學其病在此矣

太保何以作旅獒

武王克商通道夷蠻方物畢獻固其宜也按周禮太行人云九州之外
謂之蕃國各以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犬戎獻白狼白鹿
是也然則西旅獻獒武王受之未害也旅獒何戒焉嗚呼公之意有在
矣學者未之攷也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苟於此而
不戒則四方之夷珍禽異獸莫不畢至是止知寶遠物而不知寶賢也
苟不惟賢之是寶則惟物之是玩王之志將由是而喪矣太保之職其
可緩邪

大誥序文不同

陳曰大誥之序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是黜武庚也而孔子之序曰武
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夫孔子之序言三監也而獨不及武庚何耶蓋武
王之立武庚非得已也立武王則武庚必叛無疑矣武王知武庚之必
叛故立武庚以為商王之後以奉一代之祀而治民之事則三叔監之
武庚不得而預也然則何由知之曰由堯舜之封象而知之也舜之封
象於有庳也不使之有為於其國而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賦成王之

封武庚也亦若此而已矣故治武庚之國而納其貢賦者即三監也武
庚為諸侯而三監治其國使三監不叛而武庚欲叛得乎此大誥之序
言黜殷而孔子正其實以為三監叛也孔子以武庚為三監之一夫哉
武庚既為諸侯矣安得謂之三監乎

周公營洛居土中

正義曰周禮大司徒云以上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則
影短多暑日北則影長多寒日東則影夕多風日西則影朝多陰日至
之影天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
也陰陽之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

辨大司徒論中土之非

營王邑者欲居天下之中使四方道理均此則可矣而謂天地必合
於此四時必交於此恐無是理也况於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無非在
人君德政故應天心如何爾但居洛邑以求風雨之會陰陽之和空
言也今觀洛誥之書特云卜澗水東壘水西何嘗如大司徒之說乎

周召相營洛周

孔曰召誥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
先相宅即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
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
一互以相見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按行所營之要遣使以所
卜吉兆逆告成王也

諸儒議君奭非是

君奭之書學者惟見序有召公不說之言書有汝有合哉之語則皆以
為召公疑周公召公聖人之徒也不疑周公於四國流言之際而疑周
公於復辟之後有是理耶司馬遷作史記燕世家且曰成王幼周公立
政因踐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此尤繆也君奭書乃周公復辟之後二
公為師保之時何得云爾乎夫召公之不疑周公先儒或能言之矣然
其自為說則又未得也孔穎達曰周公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是以
召公不悅周公之留也王氏曰習文武至治之後則難為繼成王非有

過人之聰明則易以壞以易壞之資任難繼之事此召公於親政之始有不悅也蘇氏曰伊尹既復政而告歸周公不歸故也王氏之說則是召公以成王聰明不足難與有為豈聖賢之意乎如孔氏蘇氏之說則是周公不知以禮進退反使召公欲其告歸人且不免聖賢之有疑也辨召公所以不悅

君奭一書無召公憂成王難與共治之事亦無召公欲周公告去之意然則召公之不悅者非為周公也自有所不悅也夫召公之自有所不悅何也召公相文武成王三世矣至成王能自為政召公之年已老矣而復尊以師保之任方功成身退之時而加以莫重之寄雖成王之所眷注周室之所倚賴爵位日隆任責日重非召公所樂也况召公已封於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於公不悅之旨蓋為此爾是以周公勤勤作書以留之蓋不以寵利居成功者人臣去就之節忘身徇國愛君不忍去者大臣始終之義召公之欲告老雖得去就之節未可以為忘身徇君之義此君奭之書所由作也

撫萬邦巡侯甸

正義曰周之法制無萬國也惟伐淮夷非四征也言萬國四征亦是六言之爾六服而惟言侯甸者二服去所最近舉近以言之言王巡省備六服也

虞周巡守異同

孔曰周禮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郡國是周制十二年一巡守也如舜典所云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以四時巡行故云時巡考正制度禮法于四嶽之下如虞帝巡守然也

康王之誥分合

正義曰康王既受顧命在天子之位群臣惟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叙其重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作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穆王非荒嬉之主

考索續集卷之五

經一 卷之五

七

嘗謂夫子定書自周成康之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使後世觀書知其用人與其訓刑之際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墜文武成康之風烈矣今觀穆王三書其命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顛股肱心膂為之翼也其命伯冏為大僕正則自謂休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其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其命呂侯以刑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養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反謂之意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二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夫子存其書則君牙伯冏呂侯非妄人穆王非不恤國事之主明矣

辨世儒議穆王非是

今之世儒有讀命伯冏為大僕正者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王者而荒怠故好游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言時已老矣年雖老而猶荒度作呂刑以告四方正見王之不怠也

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若果既耄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乎

穆王用夏刑之制

孔曰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按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剕刑五百宮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

禮記以呂刑為甫刑

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

魚民何以征徐戎

孔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於
特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故得帥之以征戎夷王制云千里
之外設方伯以八州八伯是非別立一賢侯以為方伯即周禮太宗伯
云八命作牧是也禮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
周之大國不過百里禮記云七百里者監此七百里內之諸侯非以七
百里地并封伯禽也

序何以終秦誓

書之終以秦誓先儒言之不過曰美其悔過耳愚則以為仲尼所以存
周也子不繼則支繼之支不繼則廢繼之明有傳而不絕也魯周之支
也秦周之廢也周之衰孔子有望於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於秦矣文
侯之命東遷之書也次之以費誓又次之秦誓聖人之意豈徒然哉孔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此意也

雜辨

言帝王之道

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

尚書之難看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同上

篇意之不同

八條

二典三謨其言與雅學者未遽曉會得後面盤誥等又難看如商書中
伊尹告太甲五篇宜孰讀極好。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
篇又好着似說命。典謨之書須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如
今榜文曉諭俗人方言俚語各有不同。高宗舊學于井盤六經至此
方言學字。大誥一篇不可曉其意思緩而不切。看二典之書堯舜
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康誥三篇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曉說王
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五峯其才老皆說是武王書。尚書諸命皆
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故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當時與民說話
後來追錄而成並文公語錄

篇意序意之說

考索續集卷之五

經書

尚書

其所言治心修身處雖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去理會下序某者得書小序不是漢人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理會他本義未得且如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臯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盡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而思曰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帝予何言予思曰孜孜相連申之二字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都不如此說得多皆非其本意也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內外交相養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自外作文公經說

當求聖人之心

尚書須要攷歷代之世變先生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攷其所以治民舜則攷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著意解者有畧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

儒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著意解典謨諸篇稍雅奧亦畧須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一不可解矣昔月呂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說

訓字之是非

非字與匪同先儒錯解作輔至今承誤惟顏師古注漢書曰非匪同嘗疑尚書解是後人做非漢人文章解得不成文字然張衡亦將非錯使子。書中迪字或解為道或解為行疑只是訓順字惠迪吉從迪凶以逆對迪可見書中迪字用得皆輕也。書中弗字只如字先儒欲訓弗為至故音的非也其義正如詩中不弔昊天耳言不見憫予於上帝也。忱謹字只訓信天非忱如云天不可信也文公已上並

遷史得罪於經

書學不明其馬遷之過歟馬遷未嘗釋書而吾獨咎之非咎其不能釋經也究其史記之作考正不精使書因是不明也蓋夫子以前載籍無

經史之殊夫子既刪定之然後經為經史為史經以明道史以記事經
畧而史詳則世之學者引史而談經史其理也遷當焚書之後經之闕
遺多矣幸而伏生孔壁之傳至于石室之書可得而考然而不能以翼
經為心而自棄於史家者流好奇尚異雖惑甚害於理者有不忍棄焉
蓋自以為史家之學貴多貴博與經異體而不知說書者皆引遷為證
則遷雖無意於惑經而經之惑實由遷致也書之序虞舜也直曰側微
而已未嘗明言其族也遷獨系之以為黃帝子孫至堯而四世至舜而
八世其世數多矣既已可疑而左氏曰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則虞氏
之先又有所謂慕者矣非止八世也堯舜世系疑似難明遷遽數之至
使後世謂舜為上娶伯姑則由遷之誤以致之也書之述四凶也多以
事體相類總言之未嘗一朝俱刑之也遷述本紀以謂舜巡守歸而言
於帝得流共工以變北狄放驪兜以變南蠻遷三苗以變西戎極絲以
變東夷其所謂流放以變夷狄者既未必然而左氏曰絲極而禹興韓
子曰堯授天下於舜共工不義舜舉姒伐之則共工之流在舜攝政之

後伯繇之極在舜未舉之前其時相去既遠而遷併以為一時至交後
世謂禹專其功而舜不能貸其父亦由遷之誤以致之也書之言朕虞
也曰伯益而已伯益之外未嘗有人也遷既載伯益於舜紀又載禘鬻
於秦紀而不知二人之本一至後世謂禘鬻為女華之子謂伯益為皋
陶之子則又惑於遷之說也書之載禘位也曰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
帝之初矣是舜不復事矣遷既書蒼梧南巡之事而不知舜之終實在
鳴條至使後世為大舜堯期之後猶違禮而遠征則又惑於遷之說也
上古帝王之事賴書而傳書學不明尚賴史家證之而馬遷於古疏畧
如此此吾所以正其端歟非特此也太甲桐宮居廬之制也而謂伊尹
放君則是高歡之事也周公踐祚冢宰之事也而謂負扆居攝則是王
莽之事也文王稱王後世追稱耳而謂之命於虞芮質成之後則是梁
未亡而稱帝也召公不說懼主少國疑耳而謂忌周公之為師則是李
林甫之說張九齡源乾耀也以盤庚為作於小辛之世以彤日為作於
祖庚之世以金縢為作於成王之世以文侯之命為作於襄王之世說

卷一